

女性的迷惑

[美] 丹尼尔·斯蒂尔 著 侯明亮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女性的迷惑》是美国畅销书作家丹尼尔·斯蒂尔的又一力作。

作品叙述了温柔漂亮的唐娜小姐一生坎坷的经历。她的父亲在二战中阵亡，她一出生便与母亲相依为命。在她18岁那年，她被母亲的情夫的儿子强奸了，此后，她离家出走，远离母亲，痛恨男人，成了一位“性冷淡者”……岁月流逝，伤口渐复，她结识了一位男友——情同兄妹的男友。男友从越南负伤归来，勇敢地向她敞开了爱的心扉。就在这时，她却深深地爱上了男友的父亲。父亲为了儿子不得不与她挥泪洒别……于是，她感到了巨大的迷惑！难道女人的一生真的难逃那神秘的“怪圈”？作者被称为美国的“琼瑶”，因此，主人公的感情缠绵悱恻、感人至深。而唐娜出人意料的结局，又使小说充满了悬念。

目 录

第一部 早 年

第二部 走向生活

第三部 人生真谛

第一部 早年

第一章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下午，举国上下仍旧处于惊愕之中。伤亡人员名单的统计已经结束，阵亡人员的名字早已公布了。在过去的几天里，复仇女神慢慢地抬起了她高傲的头颅。几乎每一个美国人都体验到了一种从来未体验过的如此巨烈的心跳。他们竟然打到我们家里来了！这已经不仅仅是国会单方面宣战的问题了，它牵扯到千家万户，牵扯到每一个人。整个民族被恐怖和愤怒的情绪笼罩着，他们预感到日本的轰炸机无论是白昼还是黑夜随时都可能出现于头顶上，扔下一颗颗炸弹，把芝加哥、洛杉矶、奥马哈、波士顿和纽约这样的大城市从地图上抹去。多么可怕的念头！战争已不再是遥远的事情，不再是对着陌生的人们，是对着我们了。

安德鲁·罗伯茨的大衣领上翻着，在刺骨的寒风中匆匆地朝东走去。他心里忐忑不安，不清楚琼会说什么。两天

前，他便知道了这一消息，说得确切点，当他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时，便晓得结果会是什么。那天，他回到家里，本打算对她说，可一看到她那张可爱的小脸，话便噎了回去。现在，已毫无选择了，他不得不在今晚告诉她。不得不！三天之后，他就得去圣地亚哥了。

第三条大街上的高架铁道在头项上轰轰地响着，他迈着沉重地脚步踏上了第一道狭窄的褐色沙石台阶，他的家就在这儿。他们在这里住了还不到一年，就已经习惯了过往火车的轰鸣声。开始的那些日子，那声音真闹，于是每当夜幕降临，他们便紧紧地抱在一起，大笑着在床上滚来滚去，以开心解闷。现在情况不同了，安迪^①渐渐地喜欢上了这套小房间。有时，琼在早晨五点钟便起床，把房间收拾得一千二净，为丈夫准备好自制的浆果松饼，将一切整理得井井有条，然后再去上班。她变得越来越合他的心意，甚至比 he 原先期望的还要好。他心里暖洋洋，情不自禁地笑了一下，随手打开了家门，一股冷风从厅堂里嗖嗖地吹了过来，厅堂中的两盏灯早已烧坏了，尽管如此，当他一踏进房间时，一切依然是明亮的，令人愉悦的。他环视着室内，一种自他签字以来头一次出现的辛酸之感涌上心头。突然，他想起了今晚就必须告诉她的事情：自己三天后就要离开纽约。一想到这儿，他心中隐隐作痛。一旦离别了妻子，就不知何时能归，更不知能否归来。他双眼不知不觉地充满了泪水。见他妈鬼去吧，想这些干什么，他在心里自言自语着。如果他不战而去迎击日本人，究竟谁能去？如果大家都不去，那么有一天这些

^① 安德鲁·罗伯茨的爱称。

杂种们就会突然出现在我们头顶上，把纽约炸得一塌糊涂，这座房子和琼也要遭殃。

他在沙发上坐了下来，观赏着妻子为沙发配的那令人惬意的深绿色套子，渐渐地陷入了沉思之中。圣地亚哥…日本…圣诞节…琼…，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忽然听到开门声，一下子从沙发上惊跳起来。门猛地开了，她臂上挎着从阿坡商店购买的一袋袋食品，风尘仆仆地走了进来。开始，她没有发现他，当她打开厨房的灯的时候，吓得一蹦多高。他正冲她微笑着，金发如往常一样自然地垂在前额上，碧绿色的大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她。他依然那么英俊，与他们第一次见面时没有什么两样。那年他十七岁，她芳龄十五。六年过去了，如今他也不过二十三岁。

“嗨，亲爱的，你在这儿做什么？”

“我回来看看你。”他说着走到她跟前，伸出强有力的手臂轻而易举地从她的胳膊上拎下那一袋袋食品。她转向他，一双深褐色的毛烘烘的大眼睛带着敬畏的神情望着他。她对自己的丈夫是那么专注，一往情深。他上过两年夜校，是校田径队的运动员，也参加过足球队，干了几个月，后来由于膝盖受伤退了下来。当他们相识的时候，他正在最高一年级学习，是一个篮球名星。现在，他在她眼里简直不亚于一个传奇式的英雄，事实上，比传奇式的英雄更富于神异的色彩。她为他而自豪。他有一份好工作，在纽约一家最大的代理商行推销电子产品，她清楚最终他会成为那儿的经理，或者有那么一天他也许再进学校深造，他们曾经谈论过这一切。目下，他的薪金蛮不错，加上她挣回来的，他们的生活费用绰

绰有余。尽管如此，她依然勤俭持家，这种作风是长期以来逐渐养成的。她十八岁那年，父母不幸双双死于车祸，从那时起她便学着自食其力了。幸运的是，双亲死时她恰好完成了秘书学校的学业，而且她又是个聪明的姑娘，不愁找不到工作。她进了一家法律事务所，如今已经干了将近三年。安迪也同样为她而自豪。每当她穿着自己精心裁制的套装去上班的时候，看上去是那样的漂亮，讨人喜爱。她褪掉手套，摘下黑毡帽扔到沙发上，他微笑着看着她。“今天过得好吗，我的小情人？”每当他从班上回家来，总是喜欢取笑她、胳肢她，把她搂在怀里用鼻子使劲摩擦她的颈项，并时不时地恐吓要施暴于她。她在他的怀里扭动了一下身子，轻松自如地笑着，他猛地狂吻起她的后颈，她感到脊柱一阵阵发酥。

“别急，让我把食品袋放下……”她神秘地微笑着，伸手去够他胳膊上的食品袋。他推开她的手，开始在她的唇上吻着。

“为什么不急？”

“安迪……等一等……”他充满激情地用手在她的身上胡乱地摸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琼终于被吻得喘不上气来，她费力地推开他，咯咯地笑着。这举动非但没有缓解他的冲动，反而使他越发疯狂起来。他的手依然在她的身上来回地摸着。“安迪……你怎么啦……？”

他恶作剧般地冲她龇牙笑了笑，生怕自己的心思被她看破而吓着她。

“别问了。”他说着吻住她的嘴，使她无法继续发问。与此同时，他抬起一只手剥下她的外衣。少顷，她的裙子也落

到了地上，那雪白色的网孔吊袜带、漂亮的紧身短裤、绣着织棱线的长统丝袜以及两条如此性感的大腿袒露无遗，他用手臂挽住她的腰，又使劲地抱了她一下，随后将她带到长条沙发上。她不仅没有反对，而且帮他往下拉着衣服。这时，一列高架火车轰轰隆隆飞驰而过，俩人顿时大笑起来。“该死的东西……”他一边咕哝着，一边伸手去解她的乳罩，她微笑着看着他。

“你晓得，现在我反倒有点喜欢起这轰鸣声了……”他还没说完，琼便主动地吻住了他的双唇。片刻之后，两条身子就象那四片嘴唇一样紧紧地贴在一起。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吧？”一周来，她心里就象塞了块石头闷得慌。她太了解自己的丈夫了。

“安迪……？”他还是不知说什么好。现在并不比两天前轻松，相反情况更糟。他已别无选择，必须找机会告诉她。他唯一期望的是能够拖过这个时辰。三天来他第一次疑惑起来，这事是否干得明白。

“我真不知说什么好。”

凭借本能，她预感到所要发生的一切。当她在黑暗中仰头望着他的时候，她的心一下子翻了个个儿。就如同往夕那样，她的眼睛瞪得圆圆的，满脸愁容。她和他区别甚大。生活对他来说一直是一帆风顺的，所以他养成了好说、好笑、好闹的习惯。他眼里总是充满着喜悦之色，嘴角无时不挂着微笑，人也不乏幽默、诙谐之感。但是，生活对琼来说，就未免有失公平。她一生下来就极其不幸，父母嗜酒成瘾，已经到了酒精中毒的地步，家中又有个患癫痫的姐姐，发起

狂来，好生可怕。她九岁那年，十三岁的姐姐终于死了，就死在她对过的床上。十八岁时，她成了孤儿，从此全靠自己闯荡。事实上，自她来到尘世那天起，便从没有安稳过，这使她渐渐地染上了神经质的毛病。尽管如此，她那渴望享受生活之乐的天性依然没有泯灭。这一点安迪非常清楚，因而总是不失时机地引导她，给她以鼓励。他坚信只要环境适应，她终究会成为一个欢欢乐乐的人，然而目下他却无法为她创造一个轻松愉快的环境，他愧疚地抬眼望着她。这时，他发现她眼中突然充满了久已消失的悲哀之色，这眼神儿只在他们第一次相识时见过。

“你要走了，对吧？”

他双眼充溢着泪水轻轻地点了点头。她叹了口气，头又枕到长条沙发上。

“别这样悲伤，宝贝，求你了……”

她的举动使他感到自己就象做了一件亏心事一样，心里好不是滋味。突然，他觉得再无颜面对她的痛苦，便猛地站起来疾步跨到衣架前，从大衣兜中摸出一盒骆驼牌香烟，神色慌张地抽出一根儿点着，随后在长条沙发对过的绿椅上坐了下来。此时，她已经失声痛哭起来。哭罢，她抬头望着他，似乎安静了许多。

“我知道你会走。”

“没办法，宝贝。”

她点了点头，仿佛理解了这一切，然而理解并不能减轻痛苦。

“啥时走？”

安迪·罗伯茨使劲地咽了咽唾沫。这话真难开口，可又不得不说：

“三天后。”

她整个身子明显地痉挛了一下，毛烘烘的大眼睛立时合上了，泪珠滚到了双颊上。

后来的这三天，一切都打破了常规。她请了假呆在家里，终日忙忙碌碌地为他做这做那。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忘却悲伤，或许对他也不无益处。然而，这一切毫无作用。星期六晚上他强迫她停下来，不要再干那些徒劳的事儿了。他把她拉过来抱在怀里，她的精神一下子崩溃了。

“唉，上帝，安迪，我不能……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当他看到她眼泪汪汪的样子时，他感觉到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要撕裂了，可是他别无选择……他是个男人……他必须去迎战……他的祖国处于战争之中……。抛开这一切，最令他无法摆脱的是，当他不考虑自己给她带来的痛苦而是想到奔赴前线时，他总是感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疯狂和热血沸腾，好象这是一次再也不会有的天赐良机，是神秘的远征，是庄严的仪式，由此他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每每这个想法一冒头，他便有一种内疚感。星期六深夜，这种内疚感已经进入了他的骨髓之中。他躺在琼那纤细的手臂中，内心隐隐作痛。他唯一期待的是，这一切快快结束。他想象着自己已经坐上火车正往西开拔。其实，无须想象，现实很快就会到来，凌晨五点整他就得去中心车站报到。他终于捱到了天亮，在小卧室的床上坐了起来，慢慢地穿着衣服。这时，

他扭过头去，发现她正默默无语地望着自己。她的眼泪已经哭干了，眼睛肿肿的、红红的，但是看上去却比以前温顺多了。

“你会照顾好自己，是吧，宝贝？”他坐在床边眼睛瞪得大大地看着她，试图从她那里获得慰藉。她苦笑了一下，伸手去够他的手。

“我只好如此，我想我能。”说罢她又笑了笑，接着神秘地说道：“你知道我最大的愿望吗？”当然他们两人都清楚，那就是不去参战。她看透了他的心思，俯首吻着他的手指，“除了这个……我希望这一周我已经怀了孕……”在过去的几天里，由于感情的大起大伏，他们早已忘了小心谨慎这码事儿。尽管他曾经时不时地意识到这点，但是这些日子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使他顾不得许多了，他只希望这段时间不是她的“危险期”。此刻，他盯着她的眼睛，心里忐忑不安。一年来，他们一直小心翼翼地做爱，生怕因马虎大意而怀了孩子。从结婚那天起，他们便商量好一时半会不要孩子。至少头几年不要，待他们分别找到了好一点的工作时再说，或许安迪还要进学校继续学两年呢，要了孩子岂不麻烦。然而，在过去的一周里，他们以往那有规律的生活完全被打破了。

“但愿这周别出事，你真认为会有吗？”他不愿意让她孤零零地一个人怀着个孩子，那可难为她了，而且他又不知自己会在何处，会在哪个战场，只有上帝晓得。

她耸了耸肩。“也许……”说着笑了笑坐起来，“我会通知你的。”

“好极了！这就对啦。”说罢，他突然变了脸，一副心烦

意乱的样子，紧张不安地扫了一眼床边的钟。现在已经是四点十分了，他不能再耽搁了。

“也许会有。”她突然又开了口，似乎在他离开之前必须告诉他，“我是说我刚才说的是真话，安迪。但愿如此！”

“真话？”他大惊失色，她点点头，而后悄声说道：

“真的。”

第二章

高架火车从琼·罗伯茨的住宅前轰隆而过，卷起一阵狂风。几天来，她经常一动不动地坐在窗前，眺望着远处的景色，让风肆无忌惮地吹打着她的小脸。一股股八月的热浪时不时地从人行道上腾起，似乎要烤透那褐色沙石，楼房的墙壁，整个大楼仿佛变成了一座地狱。晚上，她不耐地从床上起来，坐在门槛上，以便呼吸一下火车飞驰而过时卷起的风。有时，她常常坐在浴室里，用湿被单裹住全身。除此之外，似乎再没有其它凉快的办法了。更糟糕的是，腹中的婴儿搅得她心神不宁，她感到自己整个身子几乎都要炸裂了。如今，她有点等得不耐烦了，真希望立即看一看自己的孩子。现在，离预产期只有四周了，四周之后，她就可以抱上他们的孩子了，但愿这孩子能和安迪长得一模一样。眼下，他正在太平洋，如他信中所说的那样“打日本人”，可是这几

个字一直使她困惑和痛苦。她所在的法律事务所就有一个日本姑娘，这姑娘发现她怀孕后，对她特别友善。在她怀孕初期由于恶心而无法动弹时，她甚至帮她把她的活全干了。琼也很要强，她总是强打精神，坚持工作。每当她盯着打字机时，心里便默默祈祷，千万不要吐在这儿，要吐便吐在盥洗室里。在这种情况下，事务所留她干了六个月。琼清楚这已经够公平的了，要是在其它地方绝不会如此。事务所的头儿告诉她，由于安迪为国效力，他们也不能袖手旁观，所以多留她干几天也是应该的。她在信中把这一切都告诉了他。尽管一个月也收不到他的一封信，但她却总是给他写，几乎每天一封。大部分时间，他由于太累而不愿动笔，即使写了也不知何年何月能邮到她这儿。他曾写信告诉她，战场上的生活可不比在纽约推销电子产品，简直是天堂地狱之差，食物糟透了，弟兄们一个个怒气冲天，好不粗野。她被信中那幽默诙谐的言辞逗得捧腹大笑。他每次写信，总是把一切都写得很轻松，使她既了解了情况，又免去了担忧。他刚刚离开的那几天，她确实恐惧过，尤其是当她感到自己身体极不舒服时，这种恐惧感就更大。在她发现自己真的怀了孕后，她曾在内心里苦苦斗争过。他在她身边时，她巴不得怀上孩子。然而，他走了，她孑然一身怀着个孩子，却让她惊慌失措。这意味着她不得不放弃工作，不得不自我奔波，她可怎么养活自己？怎么养活孩子？更令她不安的是，他知道后会做何反应呢。他终于来信了，从字里行间上看得出他非常激动，她长长地吐了口气，如释重负。

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她时间充裕，别无它事可干，所以

便收拾起小卧室来，把它改成婴儿间。每隔一段时间，安迪所在的部队便把安迪的薪金的一部分给她寄来，这笔钱她分期分批地存起来。她知道孩子出世后需要的东西太多了，都得用钱去买，而且头几个月她还不能上班，根本没有收入。在这之后，若雇了保姆的话，更少不了开销。她早看好了住在四层楼上的老威斯曼太太，希望她将来能够为自己照顾孩子。她每天都来看望琼，夜里有时热得睡不着觉，只要看到琼的房间里还亮着灯，也会走下楼来，轻轻地敲开门，进屋和她聊上一会儿。

今天晚上，琼没有开灯。她坐在黑暗中，感受着令人窒息的燥热，聆听着过往火车的隆隆声。夜深了，响声停止了，她仍旧睁着眼睛坐在那里。拂晓时分，火车又开始响动了，伴随着这响动，琼看到了一轮冉冉升起的太阳。最近几天热得可怕，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火车卷起的风早已无济于事。上午八点钟左右，她听到了敲门声，一下子便想到这是威斯曼太太。她穿上粉红色的睡衣，光着脚打着哈欠走到门前。

“嗨……”她嘴角挂着倦意的微笑慢慢地拉开门，期待着自己的朋友走进来。然而，就在这一瞬间，当她发现眼前站着一个陌生人的时候，小脸刷地一下红到了耳根儿。陌生人头戴军帽，身穿镶着深黄色饰边的棕色军服，手持着一个黄色的大信封。她木呆呆地望着他，大脑一片空白。她既不愿意去问，也不愿意去想，因为她最清楚这人的到来意味着什么。他似乎有愧似的偷偷地斜视着她。惊恐与炎热使她发昏发狂，她二话没说猛地从他手中抓过信封，迅速地撕开了。